

体育课变形:初中搞“应试”,高中走“形式”

《半月谈》王菲菲 刘扬涛

当前,一些地方的初中体育课完全围绕中考项目开设,以至于学生在体测结束后,再也不想运动;到了高中,体育课流于“放羊”,学业水平测试走过场,学生体质下滑严重。

初中搞“应试”,高中走“形式”。中小学体育教育应该怎样做,才能真正起到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运动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效果?

“等中考体育测试结束,我再也不运动了”

800米、立定跳远、跳绳,从初一开始,刘媛(化名)的体育课就围绕这3项中考体育项目进行。尽管体质在提升,但她的运动兴趣不断消减:“太枯燥了,等中考体育测试结束,我再也不运动了。”

中部某省一所中学的初中体育老师介绍,在初一初二时,学校还会开展一些别的体育项目,但到了初三,就完全进入中考体育项目的训练日程,一些家长还利用寒暑假给孩子报体育课外补习班。

“中考体育是刚需,没有兴趣可言。”一名体育培训机构负责人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主席毛振明说,当初设计中考体育主要想以考试的方法来强迫学校重视体育,从而提高学生体质。现在看来,虽起到一定作用,但弊端也明显:沦为应试教育的体育课,不仅扼杀了部分学生体育运动的兴趣,对学生体质提升也“只能管用一阵子,不能管用一辈子”。

由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指导实施、上海体育学院发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指数评估报告(2017)”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整体呈现向好趋势,但存在健身效果随年级提高明显“递减”等问题。

毛振明说,多项研究数据表明,中考体育开始实行后,初三学生的体质是初中各个年级中最好的,高一学生的体质也是高中各个年级中最好的。

这些数据和老师们的感受也较为吻合。不少高中体育老师说,明显感觉学生高一时的体质比较好,到了高三,



体质明显下滑。高中体育测试基本就是走过场,学校一般不会因为体育不合格而不让学生毕业,学生因此越发不重视体育。

学生喜欢什么样的体育课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中小学的体育课程教学内容存在“蜻蜓点水”“低级重复”“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等不良现象,这些现象与应试体育结合起来,导致体育课异化,体育课从让人享受乐趣、能够去竞争表现的运动文化,变成了没有乐趣只有功利的体育“考试任务”。

学生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体育课?“要让我们觉得运动是件快乐的事,而不是完成一项任务。”太原市一名初二学生说。还有一些学生说,他们其实很喜欢一些运动项目,比如篮球、排球,但是考试不会考,学校开课就少了。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长凝小学不一样。这所山区寄宿制学校提出,每个学生都要掌握一项体育技能。一年级的孩子学会呼啦圈、二年级孩子学篮球操、三四年级学生主攻跳绳和霸王鞭。如今,花样跳绳已成为学校的特色项目。

该校六年级学生小杰原本比较自卑,接触花样跳绳后变得不一样了。老师发现小杰跳得特别好,于是鼓励他好好练。倒立跳、侧翻跳……小杰创造了不少自己的独家花样跳绳法。经常一下课,同学们就围着小杰请教个不停。“现在我每天都很开心,交了很多朋友,学习成绩也提高了。”小杰说。

“在绝大多数学校尤其是在中小学,体育课不以养成某项运动技能、培养某种运动兴趣为目的。”山西省体育局原局长、华舰体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晓春说,这

也许就是不少孩子上了那么多年体育课,做了那么多年广播体操,毕业之后却不再运动的原因。

建立走班制体育教学模式

毛振明教授的研究团队提出,走班制教学或是破解当前体育教育问题的一剂良方。走班制教学是指在中小学推进可选择性的专项化体育教学,将同一年级的体育课排在同一时间,上课时按学生事先自选的运动项目重新组班进行上课的形式。

毛振明认为,这种形式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项目进行学习,并有较长时间进行专项化练习,从而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基本实现青少年熟练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等要求。赵晓春也认为,青少年时期是人的兴趣习惯养成的最关键时期,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学到中学的体育课程都是围绕一个项目来展开,他就很可能一辈子热爱这个项目。

然而,实现走班制体育教学,仍然面临一些现实挑战。

体育老师素质问题亟待解决。“体育项目的门类区别非常大,一个教体操的老师肯定教不了足球,但目前国内大部分中小学校,尚未有意识地像文化课那样将体育课按项目分科,对体育老师也没有专业化技能要求。”赵晓春说。

还有体育运动设施和场地问题。“每天有18个班同时上体育课,一个班活动的地方只有篮球场那么大。”中部某省一名任职于私立学校的初中体育老师告诉记者,体育设施和场地不足影响着体育课的开展。

针对这些问题,毛振明、赵晓春等人建议,首先,各地区和各学校要进行长远规划、综合布局,盘点现有资源,尽快建立以项目为中心的走班制体育教学模式。“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形成‘一校多品’,条件不足的也可建立‘一校一品’,形成自己的特色体育。”毛振明说。

其次,提高对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化要求,加强技能培训。毛振明说,体育老师不能做万金油,从体育教育专业培养到入职后的培训体系,要突出“一师一专”。太原市第四十八中体育老师王娟建议,中小学校要提高体育教师招聘的专业门槛,加强实践培训,尽量让每个老师能撑起一个项目课程。

第三,加大对校园体育场所、器材的建设投入力度。同时,各地可大力开展各类运动的市级、区级、校级联赛,让学生在持续学习、深度参与中培养运动技能与兴趣。

追赶时间的外卖骑手,如何挣脱系统困局

新华社 梁娣 张宇琪

送餐时间一再压缩,外卖骑手经历着“按时送达”与“生命安全”的搏斗。近日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的文章,披露了外卖骑手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对此,“饿了么”和美团两大外卖平台近日分别发布声明,表示将增加“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按钮和“给骑手留8分钟弹性时间”优化调整措施。

不敢慢

外卖骑手董磊(化名)接受记者采访前,刚结束一次争分夺秒的送餐——在送餐路上把在门店等待出餐的十多分钟抢出来。

“闯红灯、超速行驶都是工作常态,快超时了,哪还顾得上这些?”多位受访外卖骑手表示,高峰时段送餐超时压力下,无视交通规则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横冲直撞的外卖骑手也引发了过往行人的担忧。“骑手车速太快,经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窜出一辆,实在太吓人了。”天津市民董女士说,有次还遇到骑手和汽车剐蹭,外卖撒了一地。

面对外卖小哥的真实困境,“饿了么”宣布将上线“5/10分钟按钮”功能,然而不少网友却质疑这有将矛盾焦点“甩锅”用户之嫌,“我愿意多等几分钟,但外卖平台本身机制问题不应由消费者买单。”有网友说。

专注外卖系统算法与骑手之间数字劳动关系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及其团队认为:“外卖软件本身以消费者为导向,‘5/10分钟按钮’是权利向用户的进一步让渡,在这种让渡中,外卖骑手话语权将会被持续削弱。”

针对美团“8分钟弹性时间”,天津美团骑手赵勇(化名)告诉记者,“之前我们的系统界面判定骑手超时



时限一直比用户界面多7分钟,比如用户界面显示30分钟以内送达,骑手实际是37分钟后送达才会被判定超时。”

听记者说到“8分钟弹性时间”后,他苦笑道:“比原来多了一分钟,但还是不敢慢呀。”

谁在催单?

孙萍团队调研发现,用户催单是现代社

会结构性“加速”和由此引发的算法自我“优化”带来的后果。配送时间不断压缩是基于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数据结构偏差:对某一区域内骑手送餐时间的要求是综合所有骑手速度得出的平均时间。“比如,3公里送餐距离,算法给出预计时间是30分钟,每个外卖员为防止超时罚款,都会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大数据汇总过后,智能算法会发现,3公里区域大部分外卖骑手送餐时间是28分钟,基于提高效率原则,多出的2分钟就可能被缩减掉。”孙萍说。

被算法追赶着的配送时间自此进入越来越快的恶性循环。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报告》中显示,即时配送平台以效率最高方式分派和优化订单,相比2018年,人效增加40%以上。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薄文广认为,

算法背后的资本是逐利的,资本希望外卖骑手在有限时间内送达更多订单,以达到更多利润。“现在外卖市场是双寡头垄断,只要比竞争对手快一秒钟,就能占有更多市场,于是外卖骑手越跑越快。”薄文广说。

用户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外卖变快。随着社会节奏加快,满足顾客及时需求成为平台首要任务。孙萍及其团队发现,平台对用户粘性的需求助长了用户权威,在以提升效率为原则的算法服务下,用户易发生社会心理上的优越性偏差,会有“既然我点了外卖,就应该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的想法。

如何解放外卖员?

建立算法协商机制、简化骑手申诉渠道、加强地方监管、加快劳动关系认定……对于外卖骑手生存困境,企业、专家给出了不同维度的解决方案。

“相比于多出来的这8分钟,更重要的是平台方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外卖系统算法是可更改的。”孙萍说。

薄文广认为,平台需进一步简化外卖骑手申诉机制,“用户差评直接决定外卖骑手收入,这是一种单向服务模式。应建立透明、便捷的申诉渠道,便于骑手在因遇到恶劣天气、人流量过大的电梯等导致超时时进行申诉。”

美团外卖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完善外卖骑手考核、申诉和扶助机制,依据骑手安全合规、服务规范等综合指标考核,确保评价结果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此外,薄文广还提出,要加强对外卖骑手违规行为的地方监管,提升惩罚机制。对于外卖骑手交通违规行为,平台系统算法在某种程度上是默许的,除骑手本人外,平台方也要担负相应法律责任。

“外卖骑手出了事,多数情况下由外包公司解决,平台并不出面。”孙萍及其团队认为,目前看来,让外卖骑手享有所有法律规定的劳动权益并不现实,当务之急是兜住底线,解决外卖骑手劳动关系认定问题,避免平台方在劳动责任上“甩锅”。